

对传统城市发展模式的反思^{*}

——基于“走向可持续城市化”国际学术会议的启示

段进军

中图分类号 F29

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苏州大学中国农村城镇化研究中心和美国中国后现代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美国过程研究中心协办的“走向可持续城市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10月14~17日在苏州大学召开。这次大会的与会者有国内外城市管理者、政府官员、经济学家、生态学家、城市建筑学家等,其中包括世界著名的生态城市专家、建筑学家和生态经济专家,如世界著名生态城市之父保罗·索列里(Paolo Soleri),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规划与资源生态学教授、“生态足迹”概念的创立者里斯(William E. Rees),美国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世界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小约翰·科布(John B. Cobb, Jr.)博士,美国生态经济学家、城市管理学家克利福德·科布(Clifford Cobb)。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也是当今中国实施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平台。然而,传统的城市化发展模式的缺陷日益彰显。与会专家和学者就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对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提出了许多质疑,特别是对中国未来城市发展模式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本文就是在充分吸取这次大会专家和学者的主要观点的基础上,对现代城市发展模式进行的深入思考。

一、对现代城市发展模式的质疑

1. 生化城市的巨型化趋势

“能源储藏和存在形式,始终从根本上决定了

人类的迁徙史和变迁。目前几乎所有有关空间问题的探讨都忽视了能源的关系,甚至联合国发起的探讨居民生活方式前景的人居会议,也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在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罗马大约拥有50万人口。工业革命后,能源的集中供应成为可能,加上运输能力的不断改善,创造了拓展聚居空间的基础,居住中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1800年,全球拥有100万人的城市只有一个,1900年有13个,到1990年已经有300个。工业城市的中心首先从大型煤炭产地向四周延伸,随后沿着集中能源供应的主线展开。在此基础上,它也成为能源最为集中的服务中心。生化资源的巨型城市成长越快,离有机的世界也就越远。”德国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舍尔的这段话深刻地阐述了城市模式与能源利用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说明,在生化资源支撑下的城市朝着巨型化方向发展。在当前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城市发展的巨型化趋势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呈现不断增强的趋势。城市发展已经突破国界,朝着跨国化的方向发展,全球城市、世界城市已经成为全球化重要的组织和管理中心,使全球的区域格局更加不均衡。这是因为全球化不是某一特定文化或社会的全球延伸,而是文化不同部门的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中国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统筹与协调发展:基于经济学视角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为04JJDZH005。

〔德〕赫尔曼·舍尔,2000,第103页。

有选择的跨国化。通过全球化,国家文化和社会的限制最终被打破了。尽管全球社会是跨国的,但是它并没有覆盖“全球空间”,而是发生在大城市或大都市的特定场所。毫无疑问,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一些全球城市和全球区域之间的竞争。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并不是全球空间的一体化,而是体现了特定空间作用的强化。正如奈特和加伯特所说,全球社会实际上是城市社会,“随着全球经济的到来,城市作为全球社会的连接点,国家建筑越来越等同于城市建筑”。这样,文化和社会的国际化更强烈地体现在世界城市中。这也意味着全球化有利于那些处于优势区位的较大的城市区域,而不利于边缘化的中小城市。在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背景下,城市规模并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似乎这已经成为一种客观规律,但这种城市模式所带来的生态赤字和严重的社会问题,使得诸多学者对它的可持续性存有疑虑。

2. 对现代城市可持续的质疑

(1) 巨大的生态赤字

现代城市的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背负着巨大的生态赤字。正如著名学者里斯所说,这种巨型城市的可持续性是在建立在更多地区,特别是广大落后地区的不可持续性的基础之上。这种地区的生态赤字很大,主要通过贸易从其他落后地区和国家进口生态资源来维持自身的生活方式。里斯教授从生态足迹的角度对全球化的生态赤字与城市发展的脆弱性进行了分析,用具体的数字来说明,现代城市的发展不可持续的根本原因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消费生态资源上的不平等,以及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不平等。这种生态赤字可以通过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资源重新分配来减少,但这种方法在生态上是可行的,而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另外,为了实现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平等,落后地区采取经济增长的方式,但这种方法在政治上是可行的,而在生态上是不可行的。对大城市的生态足迹也有很多学者进行了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大城市的发展背负着巨大的生态赤字,这些生态赤字将转移到更多的地区。当今全球经济的高度发展,构成了全球城市发展的强大动力,但全球化发展能否持续,则需要资源与环境的支撑。人们往往忽视了一个基

本的事实,即技术具有全球化的能力,但是原料供应却无法长久地维系下去。

(2) 社会和文化的断层

不同的资源必然产生不同的经济结构与文明,对于这一点,大多数人都没有认识到,甚至很多专家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自从工业革命开始起步,就出现了经济过程与地理、社会、文化和生态基础的系统化脱钩现象——在货币和金融交易领域,甚至完全脱离了原有的企业基础。能源和原料的开采空间与其转化空间出现脱钩现象;生产岗位与市场脱钩;种子生产与农业经济脱钩;产生环境破坏诱因的地区,与承受破坏性后果的地区脱钩;此外,还有日益国际化的政治决策中心与实行民主机制的政治机构的脱钩;公司与股东的脱钩;当前决策与长期远景的脱钩。人类开始疏离文化,其人生价值观与真实的生存关系彼此脱钩。”这种以生化资源为基础的城市发展阻碍了许多中小城市和农村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城市超前发展。因此,这种发展模式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它的不公平和社会结构的分化,同时,也剥夺了许多地区的发展权利,扼杀了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克利福德·科布在递交的论文中指出,现代城市的发展已经从物质主义转变为商业主义,现代城市发展的商业导向,忽视了城市发展的文化与精神的重要性,这种商业化导向忽视了城市化过程中许多重大的问题,比如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平问题、生态问题。他甚至希望采用海伦·乔治(Henry George)的思想,即强调城市级差地租的重要性,征收土地税以实现相对的公平。同时,由于全球化的发展,现代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失去了个性,全球化导致了文化的同化。

(3) 城乡之间的不协调性

生化资源导向的经济是大规模的和全球化的经济,是大城市的经济。城市获取了乡村的资源,带来的是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协调,它割断了城乡之间天然的联系,带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虽然从微观领域来看可能是比较均衡的,但从宏观领域看,全球化将会导致更大的不平等,经

甄峰,2004,第62页。

〔德〕赫尔曼·舍尔,2000,第21~22页。

Cobb, Clifford, 2005.

济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不均衡性,全球化经济与地方化经济是脱节的。人们现在提到的比较多的词汇是全球化、全球城市等,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有更多的地区和城市被全球化所边缘化。我们很少将此与生化资源的利用方式联系起来,实际上生化资源特有的长链条必然导致垄断的产生,正如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舍尔所说,一些人采用各种手段破坏市场,自由竞争是手段,但最终必然导致垄断。全球化在空间上的表现就是空间出现极度的不均衡,相当多的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失去了发展的机会。

(4) 安全性和稳定性

克利福德·科布认为,生化能源的缺乏对地缘政治的稳定性,以及对城市的安全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廉价的石油和天然气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没有其他资源能像石油一样改变我们的经济结构、技术的性质、地缘政治的均衡、生活的质量。因此,现代城市的发展建立在脆弱的生化资源的基础上。生化资源的缺乏必将给城市安全带来极大的影响。同时,现代社会结构的不合理,也会带来地缘政治结构的不稳定、局部地区的不稳定和恐怖主义的盛行,这反过来又会加速资源供应的不稳定。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建立在生化资源基础上的城市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

二、对未来城市发展模式的思考

1. 城区化导向

我们需要一个有机的世界,城市是一个有机体,城乡之间的发展是统一在一起的。赫尔曼·舍尔批评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这些理论仅强调竞争的绝对性,忽视了生态的重要性。比如经济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理论最伟大的理论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理论,以及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比较费用理论直到今天仍被广泛应用。同时,他强调了被人们所忽视的重农学派。这一思想的核心是,经济过程与自然是一体的,农业经济是新财富的惟一源泉,因为在那里物资确实是增多而不是减少了。作为产品只应计算物资增加的部分,而不是基于资源的转换而明确减少的部分。按照这一观点,如果产量的增多是以消耗资源为代价获得的,那么经济增长事实上是“负增

长”。重农主义者所提出的指导原则,就是今天所说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未来城市的发展模式应该体现社会、经济和生态的三维思考。全球化导向的大城市发展模式无法实现这样的目标,只有地区导向的城市发展才能实现这样的综合目标。经济的循环过程在越小的范围内,就越容易实现生态经济的循环,这样的链条比较短,可以减少市场关系的中间环节,可以把从自然中剥夺的东西归还给自然界。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具有强大的地区性效应,对可再生能源的综合利用的程度越高,自动引入的地区化效应就越高——直到最小的地区性经济空间。同时,对太阳能的利用也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基础经济重新回到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循环中,可再生能源取代生化能源,使得这一发展更为必要。通过阳光型原料和生物技术的推广应用,这一发展趋势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农业将成为粮食、能源和原料的聚合经济。”

2. 可再生能源的导向

这次大会的执行主席之一、美国克莱蒙特大学中国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院长小约翰·柯布指出:“经济学家总愿意把增长描述为资源无限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他告诉你,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解决资源替代的问题,你不用发愁;即便海水污染了也不要紧,鱼类会进化为抗污染的鱼类,以适应污染的海水,人也如此,你不用着急……”。他批评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型发展模式”,然后真诚地告诫中国人:“你们不能学美国的发展模式,否则会有灾难性后果。”人类应该理性地思考自身的发展道路,绝不能只考虑单一的经济的发展,不能寻找一种新的替代能源,构成一种新的稀缺性资源,再一次对生态环境、人类文化以及社会公平进行破坏。因此,要使城市发展模式得到质的改变,必须从不可再生的资源逐步转变为可再生的资源,这将促使人类的生态环境的压力减轻。高新技术的发展为人们利用可再生资源奠定了基础,比如城市生态建筑对人们利用太阳能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20世纪最著名的生态建筑学家、美国柯森基金会主席保罗·索列里以“瘦弱的线性城市”为题作了主题发言,指出城市不要追求“肥胖”,而宁肯

Cobb, John, B. Jr., 2005.

追求“瘦弱”，要建设“节约型”的城市。他以大量的生态建筑为例，强调他的主张的优越性和实现的可能性。他还反复地指出，每个规划人员、设计人员在规划和设计之前都必须有明确的“生态”指导思想。因此，我们要深刻地意识到城市利用生化能源也只是历史上的一个插曲而已，尽管决策者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生化资源转向可再生资源是历史的必然。

3. 社会、经济、生态的融合性

上文已经提到，科布批评了城市的商业化趋势。未来城市的理想应该是一种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综合发展，就是要“把规划的城市和区域看成是由各种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和自然物质要素组合而成的复杂开放的系统”。城市的可持续是人们追求的理想，但人们很少从资源和能源利用的角度来分析城市的可持续性。现在城市的发展是基于生化资源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城市发展模式无法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的融合性，因为生化资源特有的利用方式使社会和文化、生态和经济之间出现了断层。我们应当尽快转向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特别是对太阳能的利用，从新的能源利用方式的角度寻找社会、经济与生态的融合性。

4. 理想图景——阳光城市

阳光城市的发展模式为人们提供了未来城市新的发展图景。阳光城市的提出是人类遵循自然循环规律的重要体现。赫尔曼·舍尔说：“城市的前途在哪里——现代化的方案不是‘全球城市’，而是‘阳光城市’。”数十年来，在工业社会崛起的过程中，城市给人们提供了大量的生活机会和升迁机会。太阳能作为自由的能源，有助于消除个人对经济的依赖。它将人们从源源不断的能源账单中解放出来，减轻了人们的日常负担，对于生活中不可放弃的基本需要，人们可以很容易实现自

给。它们是食品、能源供应、住房，以及文化生活的源泉。“阳光城市”将增强经济力量，以提高城市可再生能源的自给量。在不确定的未来，假如城市能够实现自给，城市与它周围的农村地区将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意味着它将满足其最基本的需求，而不需要与其他城市之间进行贸易甚至与更遥远的地区进行贸易。在这样的城市模式下，城乡发展将是协调的，农业和林业经济不再是国民经济的弱质产业，而是整个国民经济新的主要的承载者。

参考文献：

1. Rees, William E., 2004, PHD, Global Change, Urban (Un) Sustainability and the Vulnerability of Cities: An Ecological Footprint Perspective. (conference article)
2. Cobb, Clifford, 2005, Toward Economics of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conference article)
3. Cobb, John B. Jr., 2005,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conference article)
4. Soleri, Paolo, 2005, The Lean Linear City. (conference article)
5. [德] 赫尔曼·舍尔著，黄凤祝、巴黑译，2000，《阳光经济——生态的现代化战略》，北京：三联出版社。
6. 甄峰，2004，《信息时代的区域空间结构》，北京：商务印书馆。
7. 段进军，2005，《竞争城市》，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
8. 周牧之主编，2005，《大转折——解读城市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本文作者：男，1968年生，博士，苏州大学中国农村城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215021)

(责任编辑：胡 图)

Soleri, Paolo, 2005.

段进军, 2005, 第 149 页。